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三

 例，不通鑑晉紀，不書南。

高宗皇帝高宗南渡遷都，依晉元帝例加序。 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

于南京後遷都臨安。本餘杭郡，南渡後，升臨安府，為行在所。

「丁未」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南京。是為高宗。大赦改元。呂好

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

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德昭五世孫。知淮寧府

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

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詞斥邦昌，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

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

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

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徇金人推戴者，欲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

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

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

濟天意可知宜急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
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

賢章

弟之

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

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尙書左僕射率百官勸
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
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上嗣統

署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親
繼宮闕禍及宗祧綱維蕪祖之說

基實自高穹之脊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數天同左
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惟

天意夫
豈人謀

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

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

字藏一
蔡州人

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

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
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
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
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
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
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

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

注見前

王五旦一赴都堂參決大事帝問宰執

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寧江

今四川奉節縣地宋爲寧江

軍

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

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

夷字

仲魯人復之子

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

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

補註
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覲沮其來右
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
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
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
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閒願陛
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函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遣馬忠追擊金軍

尼瑪哈等既去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碩格

舊作
詔合

今改後
仿此

屯真定洛索圍河中蒙克

舊作蒙哥
改後仿此

進據磁相托卜嘉圍河閒帝

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閒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爲尙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

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

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
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總以峻法懼者衆

矣綱
乃止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

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

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

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詔以靖康大

臣主和誤國安置邦彥于潯州徙敏柳州懋英州稅虛中望之鄴皆以請

割地安置廣南諸州又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

誣謗著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

貶之已而御史中丞張浚復論耿南仲誤國罪帝曰南仲謬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遂安置南雄州而死續綱目于南仲之竄與邦彥等連名並書考宋史南仲安置南雄

在是年八月不可合爲一事今于綱內割南仲名而附注其實于目之後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

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矚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

日扼吭而死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何處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

金人破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閒黃潛善

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用

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詔止追襲

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洛索按洛索原作婁室已見前茲因宋金二史及續綱目互異經清時改正附爲聲明以

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昌元力戰外援不至先自殺其家人城陷與

其子致厚皆死之。金人復陷單密二州。

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青州人

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

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拳。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因辭相位不許。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

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

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

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

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

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二日議巡幸謂車

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部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三日議赦令謂祖宗登

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四日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

垂戒萬世五日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六日

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七日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八日議本

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九日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十日議修

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

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

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

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

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永

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左正言鄧肅請分三等定罪博文紹以撰勸進文及敕書坐貶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翰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

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

諡忠愍

安國延康殿學

士幹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及靖

康閒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眞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

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

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十人爲部部將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又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子粦生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環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閒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

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是時尼瑪哈專權金主不能令守虛位而

已幹喇布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尼瑪哈未之許會幹喇布卒事遂中輟

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

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

軍七十七將帥得置水兵二軍要郡一軍立軍號曰浚波樓船軍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字誠伯河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

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

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

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

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

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

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褒獎及都總首滿三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

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慈善理財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謬謬有大臣風節然議論可否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明年卒

呂好問罷知宣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

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齋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

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急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閒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彊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

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
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

習之

車製兩竿雙輪上設皮簾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
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兵器發車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

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李綱欲用所以其前論黃潛善因從容與潛善言

之使所冒死立功抵罪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

宋南渡後以直閣爲庶官
任藩閫監司者貼職亦謂

之借

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

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
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
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李綱言張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
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
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
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字子才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
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
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
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

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
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
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擾或救金人
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
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瓊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
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
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齊
愈不承獄吏曰王尙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于
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

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
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遷都之意讀者感泣既
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整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罷四道都總管

闔門宣贊舍人曹勛

字公顯
陽翟人

以上皇手書至白金

上皇在燕山謂闔門宣

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

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眞來救